

尼采、进化论与鲁迅的“中间物”思想

——从相关研究中对“中间物”的虚构化说起

李 芳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131)

[摘要] 鲁迅最初使用“中间物”一词,是他在1920年翻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部分时所选择采用的一个语词。从其最初的语境看,为中国将来出现“真的人”做准备,是鲁迅“中间物”概念的核心内涵。在此意义的形成过程中,纠缠着进化论思想与尼采“超人”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鲁迅;“中间物”;进化论;“超人”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5-086-05

Nietzsc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Lu Xun's Idea of "Intermediate"

LI Fang

(Hu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 Power, Changsha, 410131 China)

Abstract: Lu Xun used the word "intermediate"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he translated the preface to *Thus Spoke Zarathustra* in 1920. The initial context suggests that the core meaning of Lu Xun's concept about "intermediate" is for the appearance of "true man".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Nietzsche's "superman" view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is meaning.

Key words: Lu Xun; "intermediate"; Theory of Evolution; "Superman" view

“中间物”,是近20余年来鲁迅研究中最重要
的关键词之一,其影响甚至已经突破鲁迅研究的范
围,而大有扩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其他领域之势。
笔者曾在中国知网以“中间物”为关键词检索相关
鲁迅研究的成果。结果表明:第一,追溯诸多研究
者对“中间物”一词的理解与阐释,其源头都离不
开汪晖1988年前后在相关论文中对鲁迅“中间物”
一词的借用与发挥,而其借用出自鲁迅《写在〈坟
>后面》一文。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没有怀疑过这一
源头的“合法性”。因此,第二,他们的研究成果固
然新见迭出,却都建立在几近盲目跟风的前提之
下,就更不用说其中诸多近乎荒谬的“过度阐释”
了。就盲从方面说,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将鲁迅的

《写在〈坟〉后面》视为“中间物”的最初出处,都认
定“中间物”一词是鲁迅的原创,都援用汪晖先生最
初对“中间物”的界说,进而进行自己的再度发挥。
再看荒谬的方面。一方面,虽然大家公认鲁迅明确
提及“中间物”一词是在《写在〈坟〉后面》这篇文
章之中,但是,有人说鲁迅提出“中间物”思想是在20
年代初期,有人则认定是在鲁迅写作《写在〈坟〉后
面》的1926年,这是有关鲁迅提出“中间物”的时间
方面的矛盾性。另一方面,有的论著几乎忘却了鲁
迅创作与思想最明显的个性特征,而将“中间物”与
“中国传统文化”如周易的“贵中”说与孔子的“中
庸”说等放到一起进行“过度阐释”。诸如此类的
研究成果,对于推进与加深鲁迅研究究竟有何意

收稿日期:2013-05-21

作者简介:李芳(1974-),女,湖南长沙人,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义?除了给“鲁学”带来严重混乱之外,它们还能够留下什么?

要避免如上所述的种种情形,只需要简单地追问:鲁迅到底是在什么情形之下最初使用“中间物”一词的?在当初的语境中,“中间物”原初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中间物”的意义结构究竟具有哪些思想因素?

—

鲁迅最初使用“中间物”一语不是在《写在〈坟〉后面》之中,而是在他于1920年翻译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第七节的一句话:

但我于他们还过远,我的意思说不到他们的意思。我于人们还是一个中间物在傻子和死尸之间。^{[1]595}

考虑到笔者目前尚不清楚鲁迅当初在翻译时所用的原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在此,渴望有知情者给予指点,也希望本文不会在“中间物”问题上再添新乱),在此只能借鉴目前国内通行的《查拉图斯忒拉如是说》的几种译本,对照鲁迅所译进行比对与推测:

但我仍离他们甚远,我的意识不合他们的意识。他们看我仍如傻子与死尸二者之间的人。^[2]

但是我离人们很远,我的思想与他们的感觉不投。在他们看来我又像疯人又像死人。^[3]

可是我跟他们还有很远的距离,我的心不能跟他们的心相通。对于世人,我仍是处于小丑和死尸的中间。^{[4]16}

可见,鲁迅的“中间物”应该是对来自德语的一个抽象名词的汉语对应物,大致是“在……之间”或“中间”之意。通过比对,不难发现,如上四种译本中,只有鲁迅既使用了“中间物”又使用了“之间”,这或许也是鲁迅用他的“硬译”方法所致。鲁迅对自己当时的翻译有过明确说明,在为《〈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所作的《译者附记》中,他说:

序言一总十节,现在译在前面;译文不妥当的处所很多,待将来译下去之后,再回上来改定。^{[1]602-603}

“中间物”与“在……之间”的重复使用,或许也算是“不妥当”之一例吧。但是细细品味,它非但

没有影响人们对译文的理解,甚至比上面援以作为比对的几段译文表意更为明确。从鲁迅的《译者附记》中可以看出,他或许有将《查拉图斯忒拉如是说》译完的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在1920年用白话翻译该书的《序言》之前,鲁迅曾经用古雅的古文翻译过该序言的前三节。从这些事实我们至少可以推测:鲁迅对尼采的《查拉图斯忒拉如是说》情有独钟。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他在各种文本中对尼采的各种引用与论述,稍引两例,如《文化偏至论》(1907年)说:

德人尼(Fr. Nietzsche)氏,则假察罗图斯德罗(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独苗裔耳。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5]50}

这是较早见于鲁迅文本的关于《查拉图斯忒拉如是说》的间接引用与论述。“聊可望者,独苗裔耳”,“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如出一辙。有关此书的直接引用可见《随感录四十一》(1919年):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尼采说: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札拉图如是说》的《序言》第三节。)^{[5]341}

尼采的“超人”说中内涵着强烈向往人生的学说,也有与鲁迅精神结构相契合的否定一切旧传统旧道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这是鲁迅虽然认为“超人”说“太觉渺茫”,却并没有拒绝对它进行批判性接受的重要原因。从鲁迅对尼采的引用与议论中,不难看出:鲁迅极其重视尼采的“超人”说中所包含的“将来”维度。从这种理解出发,或许能够更为清晰地理解鲁迅后来在《写在〈坟〉后面》采用“中间物”一词的意义。

二

要理解鲁迅的“中间物”概念,就必须回到该语出现的原初语境。前面已经指出,鲁迅最初使用“中间物”一词,是在他于1920年翻译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第七节中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就此进一步寻求“中间物”一词的具体含义。

从该语最初出现的语境看,“中间物”是查拉图斯特拉在对群众进行启蒙失败之后,对自己的“身份”或“位置”的再认识。在查氏的宣教中,先后出现过“超人”“末人”与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物”等意象。现列若干“中间物”的意象如下:“他是桥梁不是目的”,“大侮蔑者”,“劳动和发明”者,“自爱他的道德者”,“从他的道德造出他的脾气和他的运命者”,“不要太多的道德者”,“对于精神的浪费,不要感谢,也不报偿者”,“惩办他的神,就因为爱他的神者”,“便是受了伤,灵魂也深深地,并且为着小事件也能到底里去者”,“自由的精神和自由的心者”。^{[1]586-588}在尼采看来,这些“中间物”的历史功能就是:为“超人”的出现作准备。他说:

人是联结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悬在深渊上的绳索。^{[4]10}

这是一种与达尔文主义有类缘关系的思想。但是,尼采思想的中心是向“超人”的目标不断向上奋进的意志,并非严复在《天演论》中所致力阐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尼采的这种思想在鲁迅的文本中屡有折射,如《狂人日记》: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5]452}

鲁迅在此突出的“真的人”,是与“野蛮的人”相对立的,可与尼采的“超人”和“末人”这一对举对应理解,虽然它们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鲁迅所谓“真的人”是脱离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人,是“没有吃过人的人”,所以他在《狂人日记》中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可见,进化论思想,是鲁迅与尼采“超人”说相契合的又一个关节点。这或许就是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中间物”思想的原初起点:

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5]301-302}

至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到如下结论:

其一,鲁迅最早明确提及“中间物”概念,不是在他于1926年11月11日所作的《写在〈坟〉后面》,而是在1920年8月10日译完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中。

其二,虽然鲁迅最初明确提及“中间物”概念是在20年代初期,但是由于他接触尼采的相关思想远早于此,因此,虽然尚不能明确指出鲁迅“中间物”概念的形成始于何时,但是最晚也不会晚于鲁迅留学日本的时期。

其三,鲁迅最早明确提及“中间物”概念,与他于对尼采思想的接触有着直接联系,其内涵也与尼采在《序言》中所论及的为“超人”出现作准备的各种“中间物”意象密切相关。

其四,在鲁迅的“中间物”概念的深层结构中,进化论思想与尼采的“超人”说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构成部分。

其五,鲁迅的“中间物”概念的原初内涵:为将来“真的人”出现作准备的人。可以说,鲁迅一生的理想在此,反抗绝望的动力也在此,各种精神方面的复杂内涵也莫不缘于此。

三

尽管我们已经得到有关鲁迅“中间物”概念的一些初步结论,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尚没有解决。那就是从时间序列看,鲁迅接触进化论思想是在赴日本留学之前,这可以从《朝花夕拾》中的《琐记》一文中得到证明^[6]。此外,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周作人的日记有明确记载:鲁迅在1902年2月2日曾携《天演论》到他当时的所在地。^[7]而在当时,中国并无尼采著作的中译本出现,虽然梁启超在该年就已经提到过尼采的名字^{[4]2}。也就是说,鲁迅对进化论的接受应该早于对尼采有关思想的

接受。同时,从鲁迅对《天演论》的相关评述看,当时他所接受的主要是严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这也是那个时代最为激励青年的理论之一。然而鲁迅的进化论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1906年)一文。章太炎的主要论点是:进化并非单方面前进的,而是善进化,恶也进化,双头并进,人类社会永远也达不到尽善尽美的理想境地。从鲁迅《狂人日记》的相关话语中(如前所引),不难看出“俱分进化论”观点的存在。那么,鲁迅所接受的具有复杂内涵的进化论思想与他批判地接受尼采的“超人”说有何复杂联系?或者说,他是如何在自己提及“中间物”一语时将这种复杂关系进行清理的?

首先,可以考察鲁迅早年的论文《人之历史》(1907)。这时鲁迅的思想中已经具有尼采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他同年所作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得到印证。《人之历史》是鲁迅系统梳理“进化之说”历史发展的重要论文。他对“闻新声而疾走”的“中国抱残守阙之辈”加以讥讽,努力为进化论思想作辩护:

人类进化之说,实未尝读灵长也,自卑而高,日进无既,斯益见人类之能,超乎群动,系统何昉,宁足耻乎?^{[5]8}

在《随感录四十一》一文中,他又说: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入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5]341}

鲁迅之所以极其重视时间的“将来”维度,是与他的进化论观念分不开的,如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中所反复强调的:

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5]135}

可见,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中固然有严复与章太炎等人的影响,但是其思想中心却既不同于严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核心理念,也不同于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思想。虽然前者仍旧作为鲁迅创作的深层背景存在,而后者使他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总会关注社会思想的黑暗面;前者可以说是一种思想氛围,而后者则可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这使得鲁迅的进化论既有进步主义或发展主义色彩,又没

有因为崇信进化论而生成盲目的乐观主义。这种理论气质,与尼采的“超人”说的理论气质非常接近。如相关论者所指出的,尼采的“基本原理,是叔本华派哲学,受了达尔文(Darwin)主义的薰染,转到了正面或积极方面”^[8]。这种思想气质方面的接近,或许是鲁迅对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情有独钟的深层原因之一。

同时,由于鲁迅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先于对尼采思想的接受,进化论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他对尼采思想的批判性接受。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鲁迅吸收了尼采思想中的积极入世的方面,也大致接受尼采对“超人”“末人”与“中间物”的分类,但是他主要借鉴的是尼采对“中间物”的有关言说,却对尼采“超人”说的“太觉渺茫”不无微词;鲁迅对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基本持肯定态度,但是对尼采哲学的高傲姿态并不认同,对尼采自诩为太阳的行为更是不以为然。与尼采自诩“超人”不同,鲁迅认定自己是一个“中间物”,“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5]145},这是其最生动最形象的写照。与尼采将“超人”作为已经存在却并未为人所接受的事实不同,鲁迅的“中间物”尚是一个未完成性的存在,其终极目的是“真的人”。

四

由此未完成性出发,可以进一步推论:

其一,正因为鲁迅相信人类总体上是处于一个日趋进步的过程,“真的人”的出现将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他才会乐于做一个进化链子上的“中间物”。综观鲁迅整个创作生涯,无论遭受多大的精神挫折,无论经历多大的精神危机,他总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希望,这是鲁迅面对“无人之阵”顽强地反抗绝望的精神动力。

其二,正因为鲁迅认定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在当时难以找到没有“吃”过的人,“难见真的人”,所以,“国民性批判”才会成为他的创作中最为中心的主题。而他将自己的这种实践视为“不三不四”,也就是视为“中间物”的应有之义。

其三,正因为鲁迅在相当程度上认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对于群众的观点,如对以

冒险为事业的英雄的围观与不理解,如认为群众即使“万劫不复”,也并非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却因为他们的自满,他们的怕敢犯法等,所以,“看客”现象、“隔膜”主题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等,就成为他的创作与思想中最明显的标志物。在某种意义上,鲁迅对群众的这种书写,反映的正是他作为一个“中间物”面对现实与理想相冲突时的深刻焦虑。

其四,正因为鲁迅通过自己的历史观感,认识到中国当时并非所有以“新”作为自我标榜的人都是甘当“中间物”的,所以他即使相信“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也并不因此盲目地认同当时中国所谓的“喜新者”们,而总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这既包括他《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小说中对曾经“新”过的知识者的批判性同情,也包括他在众多杂文中对种种正在“新”着的知识者的严峻审视。

其五,正因为鲁迅认定自己的“中间物”身份,所以他总是“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5]300}。其中,解剖自己的最重要方面,当是清理自己身上“四千年吃人履历”。

鲁迅“中间物”的精神内涵极其复杂,远非如上所述就能轻易概括。但是无论如何,鲁迅的“中间物”概念,是具有特定进步主义或发展主义意味的。这种内涵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分不开,也跟尼采“超人”说所具有的“正面或积极方面”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非一切都是“中间物”,而只有那些在事物的“转变中”或“进化的链子上”,为将来“真的人”的出现做准备的人,才是真正的“中间物”。

换言之,鲁迅的“中间物”概念具有较为严格的区分意义,其对立面是一切阻碍事物进化或进步的“遗留物”。虽然,“中间物”本身也纠结着种种“遗留物”的深刻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深刻存在,正是鲁迅“中间物”作为未完成性存在的必然表现,也是“中间物”之为“中间物”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要

素。只有“旧”,或者全是“新”,都不是鲁迅的“中间物”;为“真的人”出现而在“旧”与“新”之间痛苦挣扎,在希望与绝望之间顽强反抗,才是鲁迅的“中间物”。

面对当前鲁迅研究中种种以“中间物”为关键词所进行的想象性建构,本文或许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考起点。至少,我们不能再在鲁迅最初提及“中间物”一语的时间问题方面犯错误。至少,在我们试图寻求鲁迅的“中间物”概念与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渊源之时,应该充分注意到其意义结构中所具有的、在中国现代影响深远的进化论思想与尼采思想。至少,我们应该从检索鲁迅所留下的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进行以“中间物”为关键词的研究,而不能再仅仅是从某位先驱者的权威性论断为出发点,使自己的研究总是盲目地笼罩在权威人士的影响之下,而仅仅成为一个“再借用者”。

但愿如此。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第7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2] 尼采. 苏鲁支语录[M]. 徐梵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4.
- [3]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巫静,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37.
- [4]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钱春绮,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7.
- [5]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6] 鲁迅. 鲁迅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6.
- [7] 钱理群. 周作人传[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71.
- [8] 徐梵澄. 缀言[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

责任编辑:黄声波